

枣庄原本因煤而建、因煤而兴，现在却成了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，“台儿庄，一个寻梦的地方”，这个响亮的宣传语已经叫得越来越响。在生活枣庄的作家眼中，自己的家乡既有北方城市的豪放，又兼具江南水乡的秀美——月亮湾湿地活泼而舒展的美景，为人们营造了不同于城市生活环境的另一番天地；冠世榴园硕果累累，引得诸多文人墨客频频光临，吟诗作赋；在台儿庄古城既能观赏古运河的旖旎，又能体验昔日抗日战地的英气雄魂。对生活枣庄的作家来说，不管是一卷香喷喷的煎饼，还是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都承载着古朴深厚的民风，都在他们身上留下家乡的气息。



枣庄台儿庄古城。

## 煎饼上的枣庄人

□简默

我不知道，世上还有没有一座城市像枣庄一样弥漫着煎饼的味道，还有没有一群人像枣庄人一样将一日三餐维系在煎饼上。

枣庄话管煎饼叫捻宁(音译)，说起来像强扭的瓜，听起来土得掉渣儿。但这一摞一摞地躺在锅拍上，被男女老少骑着车子带到市场，又被形形色色的手拎回家的煎饼，却是枣庄人的天，是钢，是味蕾间的乡愁，是舌尖上的故土。

今年暑假，带儿子到枣庄农村小住，嫂子说没啥招待你们，咱烙煎饼吧。又补充说，新麦过夏天出了汗，打糊子烙煎饼格外香。麦子也出汗吗？我听了觉得很人性，也有诗意。儿子自告奋勇帮嫂子烧火，他往灶的口腔里塞着麦糠，嫂子用勺子舀了糊子，倒在鏊子上，掀起竹片一点点地推进。出了汗的麦子流畅地滑行，毫无阻碍和滞涩。我有些走神，想到了冰面上的舞蹈。

一张烙好的煎饼，被从滚烫的鏊子上小心地揭下，圆圆的，黄灿灿的，脆生生的，冒着热气儿，保持着麦子走下麦穗时的色泽，恰好覆盖了高粱秸编扎的锅拍。横叠两折，竖叠三折，落花缤纷，清音响亮，像一本纯粮质地的册页，与土地和汗水有关。吃时随手攥成卷，俗称煎饼卷子，可以空嘴吃，也可以卷了大葱、辣酱、炒菜吃。最有味道的是卷酱豆儿或辣椒炒鲑鱼，香与辣轰轰烈烈地席卷到了一起，很对味儿，嚼起来舌底生津，满头大汗，浑身通泰，像被结实实地桑拿了一次。

读高中时，有一段时间住校，我们十七八个人挤在靠校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。我住上铺，宿舍里有同学来自农村，不像我们这所谓城里学生每个星期甚至天天回家，他们大约半个月回家一次，主要是为了背些煎饼和咸菜，以备半月之炊。到了下一个半月，他们又得踏上回家的路。他们蹬着沾满泥土的“大金鹿”，出校门过铁道，沿着柏油路一直前行，忽然拐向了一条黄土路，它通往某个

村庄。在村口远远地望见一缕炊烟，像柔若无骨的云朵飘渺上升，来到两扇门前推门进去，小黄狗蹦蹦跳跳嗅着裤脚亲昵。院子一侧炊烟袅袅，正是那一缕，娘或嫂子坐在黄泥灶前烙着煎饼，麦糠激发的火苗辉映着她们黝黑健康的脸庞，密集汗珠亮晶晶的像花朵竞相绽放。她们仿佛掐指算准了他们今天要回家，天不亮就去村头排队推磨磨糊子，然后坐下一直烙到了此时此刻。他们一日三顿地取出煎饼攥成卷子，就着罐头瓶里的咸菜或酱豆儿吃，专注而满足。

除了放假，一年中他们像约好似的总有一连几天不来上课，这时麦子已经熟透了。几天后，他们突然来了，人变得又黑又瘦，像脱胎换骨了，同时背来了煎饼和咸菜，破例有几个咸鸭蛋。他们像往常一样嚼着煎饼卷，我们闻到了新鲜而芬芳的麦香味儿，甜丝丝、清凉凉、香喷喷的，像空气弥漫在屋内，让我们陶醉和向往。那是麦子掀开盖头释放出的成熟与喜悦的气息，而他们是请假回家帮助抢收麦子了，这是暂时将根扎在泥土里的他们一年中除了学习外的一件大事。现在想想，能够亲手掀开麦子的盖头，吃上今年的第一张新麦煎饼，他们是多么幸福而充实的一些人呀！

还有一些女人，她们也因为吃上了新麦煎饼，而成为幸福而充实的人。她们出娘家嫁到了婆家，身份由娇妮子变成了媳妇和母亲，但在家家户户新麦飘香的时节，曾经为出门而掉“金豆豆”的她们被叫回了娘家，只为吃新麦煎饼喝羊肉汤。“六月六送羊肉，六月六叫姑娘，新麦煎饼羊肉汤”，这首生长在伏天枣庄大地上的民谣，就是这种充满温情的习俗的生动写照。

但凡背过煎饼的人，谁又能忘记那条通向家的黄土路，忘记那缕笔直上升的炊烟，忘记像磁铁一样吸引他们脚步的新麦气息呢？许多农村孩子的人生，都是这

么一趟趟往返“背”出来的，因此他们一生都有着不解的“煎饼情结”。他们就像将烧红的鏊子背到了身上，这激励他们挺直腰杆做人，奋发努力，不敢松劲。当他们有一天将根从泥土里用力拔出时，他们首先感恩的是煎饼，和煎饼一样喂大他们的父母，这些都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忘记的根本与源头。

煎饼卷着一针见血的辛辣，也裹着淋漓尽致智慧。它是民间和老百姓知人论世嬉笑怒骂的真实寄托，是他们丰富人生的精彩浓缩。可以说，一张煎饼包容了大千人生和世态冷暖。过去有钱有势的人呵斥砸土坷垃的农民为“吃煎饼卷子的”，在他们眼中大概是因为煎饼卷子上不得台面，被他们瞧不上眼。其实所有粮食，不管细粮还是粗粮，它们只有一个上游——那就是劳动，到了下游就被划给了不同的胃口。比如对某些不可一世、妄自尊大的人，说“不知道自己能啃几张煎饼卷子”。谁能吃多少自己有数，自己的肚子说了算，你的眼睛只会高高仰视了，看不到活在底层的煎饼，能啃几张煎饼卷子当然就没数了。煎饼卷子在这些场合是一个符号，是胎记，也是标尺，量得出一个人的高下优劣，忘本了没有，丢没丢掉某些像麦子一样做人的品质和原则。

儿子投入地烧火，俯身鼓起腮帮子吹火，火光映红了有些晒黑脸蛋儿，汗水带着灰淌了下来。煎饼烙好了，不等叠起，他捧起一张从一角豪放地下口，边夸张地咂巴嘴边透声喊香，嫂子跟他打趣问是煎饼香还是面包香，他坦率地说煎饼香。儿子是幸运的，他不用像父辈一样将煎饼背来背去了。我真的希望他不要忘了这一幕，永远记住被麦当劳们挤到墙角的煎饼，那么他就挽留住了做人的根本。

因为一个没忘本的人，他身上一定有煎饼的气息，也就是人味儿。

## 月亮湾遐思

□梁化乐

沂蒙山的清泉汇成了城河，流经滕州城头镇地界，地势变得舒缓，一下甩出了长达二十余里的城河湿地景观。湿地，在当下是一个多么有魅力的字眼！一个多么温馨的词汇！现在，全世界都在关注地球湿地的存在，像爱护我们的心脏一样爱护着它们。今天，我有缘拥抱城头湿地——月亮湾，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童年的感觉。

我的童年是在运河古城台儿庄度过的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儿庄是一片大湿地，大河小河、沟沟洼洼里都是水，水里生长着鱼虾蟹蚌，长着丰美的水草和芦苇。那时我家住在西门里，家门前就有一个很大的汪，因形状像龟，就叫龟汪。夏日暴雨，龟汪的水猛涨会淹没汪边的道路，我和小伙伴们只好脱掉鞋子卷起裤脚出门上学。夏日暑假里，年幼的我，握着一根钓竿，坐在家门的石阶上就可以钓鱼。鲫鱼、鲢鱼、鳊鱼，每天总是收获颇丰。总以为这样的景象会一直存在下去，长长久久都不会改变。然而，某一天，粗心大意的我突然发现除了运河里还有少许供航运的水，其他地方的水都突然消失了。沟沟洼洼里有几头牛和成群的羊在吃草。十年九涝的地方不见了水的汇聚。这让我一下不能适应，万分惆怅又无可奈何。然而，远去的已经远去，没有再回来。

今天，面对眼前的月亮湾湿地，我恍然如同梦中，童年的记忆一下子如潮水般涌来。不，是大大超越了我的童年印象。月亮湾湿地不是我童年记忆里的小河小沟，它阔大而丰富地在我面前铺展开来：那是山洪千年的冲刷带来的广阔，是泉水日夜的滋润带来的丰茂。

水是月亮湾的魂。绿绿的水在这儿自由自在地流动着，深深的或浅浅的，大片大片的或一个一个潭。水打扮着月亮湾的白天和黑夜，让月亮湾总是仪态非凡、趣味横生。望着碧绿的水，我不由想起朱自清先生的散文《绿》。朱先生所描写的温玉般的绿绿的梅雨潭之水是江南的水，那水细腻而温柔；我眼前的水是北方的水，浩瀚而野性。然而，它们都有着那种醉人的绿，让人沉浸在这诗意的绿中怀念着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，找到昔日的残梦。

放眼望去，湿地上芦苇丛生，残荷片片，水草纠结，野鸭盘旋。大片大片的野生芦苇里栖息着许多俊美的水鸟，残荷下游动着白亮白亮的小鱼。月亮湾湿地以它原生态的风貌，活泼而舒展的湿地美景，为我们营造了不同于我们城市生活环境的另一番天地。我想，或许秦汉，也或许唐宋，这片湿地就已是如此模样了吧。先人们在此捕鱼放鸭，打理自己的生活。诗经曰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先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鲜活浪漫，怎样的落拓不羁，我们只能调动自己的想象了。面对眼前质朴得没有一丝世俗之气的湿地风光，我们怎能辜负了先人的遗韵，一味地束缚灵魂的飞舞呢？在这湿地上盘旋的白鹭以它的仙姿告诉我什么是自由不羁的生活。

环境能影响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。月亮湾湿地是一片让人心灵休憩的地方，是真正的天边外。坐在湿地边上，看看流动的水，看看无尘的天，看看岸边高高的白杨和水中的芦苇，体会这一片湿地带给我们的深意，或许还会生出此时身在何地，此时究竟何时的疑问。若是这样的境界翩然而至，那就真的要感谢这一片超越千年而风韵依然的湿地了。

“写作”——关注当下，反思现实，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，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——“写作”是展示各地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，也是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iezuo@163.com

## 动态

徐化芳撰写的长篇小说《祖谱》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2013 第一期，闫凡利长篇小说《紫青春》由九州出版社出版。

出版小小说集两部：王凤国

《没有生命可以重来》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，闫凡利《在夏日里画场雨》由地震出版社出版。出版散文集五部：王功彬《透香》，程小程《佛在路上》，闫凡利《桃花笑》，王善

鹏《谁的少年不颓废》、《乡关何处》。简默散文选辑《活在人世中》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扶持项目，散文集《身上有锈》获首届林语堂散文奖。